

毕淑敏·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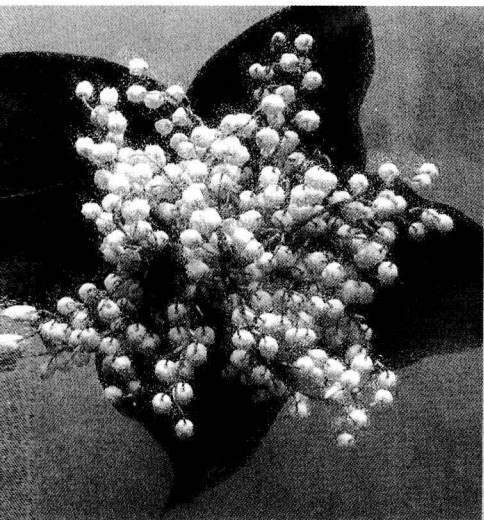


医学心理小说
精荟（中短篇选）

毕淑敏

中国
广播电视出版社

毕淑敏·著



医学心理小说
精荟（中短篇选）

毕淑敏

中国
广播电视出版社
CHINA BROADCASTING & TELEVISION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毕淑敏医学心理小说精荟. 中短篇选 / 毕淑敏著.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13. 3
ISBN 978 - 7 - 5043 - 6790 - 7

I. ①毕… II. ①毕…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314879 号

毕淑敏医学心理小说精荟 (中短篇选)

毕淑敏 著

责任编辑 王 佳 沈楚瑾

装帧设计 亚里斯

插 图 郭运娟

责任校对 张莲芳

出版发行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电 话 010 - 86093580 010 - 86093583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真武庙二条 9 号

邮政编码 100045

网 址 www. crtp. com. cn

电子信箱 crtp8@ sina. com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高碑店市德裕顺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字 数 238(千)字

印 张 17

版 次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043 - 6790 - 7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医学心理小说自序

说真的，我也不知道什么是医学心理小说，只是觉得自己做过医治人们生理疾病的医生，也做过医治人们心理疾病的医生，当我写作的时候，就会不由自主地融入这一部分经历，常常以一个生理和心理的医生角度来看人，看这个世界。记得鲁迅先生说过，从喷泉里涌出的都是水，从血管里流出的都是血。从这个角度讲，我笔下滴落的文字，多带着来苏水和心理诊所的气味。现在我把它们归拢在一起，就成了这部书。

当初我为什么要写它们呢？

首先是为了自己的需要。

忆起刚当医生那会儿，我整日生活在骇然中，对病痛与死亡噤若寒蝉。一次又一次面对残喘的生命却无力挽回的绝望感，铁颚一般蛀咬我脆弱而敏感的年轻神经。为了掩饰虚弱，我只能以缄默面对死亡，内心惶恐无助。有时一个日久生情的病人死去，心碎的感觉翻江倒海，竟觉万念俱灰。随着年龄渐长，读书稍多，我才意识到这种悲痛欲绝的凄凉感，来自对死亡的抗拒和回避。当我开始写小说时，病痛和死亡自然成了素材和主题。生存就是向着死亡的进发。生命存在，死亡也离得不远，交织在一起就是斑斓人生。无论是生理还是心理的病痛，都是死亡派来投石问路的先

锋。如何面对它们的联手围剿，是人生的大课题。

生命之箭始终向着死亡的目标飞翔，终结的靶心早已傲然矗立。人的生存是一个向着死亡的存在，这不单是一个抽象的哲学问题，更是每个人非常具体的行动路线。

我当心理医生时，访客盈门。尽管人们前来探讨的问题五花八门，甚至千奇百怪，但核心的聚焦点，几乎都要落在你如何看待生命这一命题上，百试不爽。其准确度之高，令我由惊奇生发出敬畏。

人是一种高级生物。在温饱满足之后，便有爱与尊严的需要。世上所有吃饱饭以后的烦恼，基本上都是与此有关。追问到最后，都与如何看待生死有关。

城里的人们几乎看不到死亡，死亡被封闭到医院雪白的帷帐之后，被浓重的药水浸泡着，与世隔绝。工业社会将正常的死亡从乡间搬到了城市，从渐行渐远的自然消解变成了充满人工痕迹的抢救。我至今对“抢救”一词心怀惴惴。这是一个直接从工业化大生产中移植来的术语。君不见“抢救抢危抢救抢班夺权”……凡事只要“抢”，就有了紧迫与暴烈的味道。在正常情形下，死亡是不需要抢的，死亡是渐进和缓释的。

人们对于死亡的好奇与探索是与生俱来的。人为地封闭了解死亡的自然途径，只为疑惧和恐吓留下了空间。见缝就钻的商人，岂能放过这一块令人垂涎的黑色蛋糕？荧幕上充斥的死亡是夸张和不自然的。为了种种剧情的需要和商业的噱头，死亡被随心所欲地描述成：恐惧的、黑暗的、血腥的、冰冷的、丑陋的、残暴的、惊世骇俗和匪夷所思的……如果说夸张渲染只是一方面，那么另一个方面就有充满诱惑的效果。在一些作品中，死亡被描绘成一幅精致画卷，凄美妖烧、缠绵悱恻并具有神话般的可逆性等等。

作为艺术的死亡，可以有其发挥的空间。但是这种描述在人们对正常的死亡缺乏认知的空白之处膨胀，特别是对青少年来说，它所起到的传授和导向的力量就变得诡异而虚伪。

死亡是生命的正常部分，死亡是生命的最后部分。死亡是成长的最后阶段，死亡是我们生活中不可分割的有机体。在现代医疗技术的帮助下，绝大多数的死亡，可以是平静的，安宁的，洁净的，有尊严的。

当我们能够坦然地接受死亡，生命的质量因此而提升。死并不是失败。既不是病人的失败，也不是医生的失败。死亡是可以接受的必然之路。

人的一生，除了阳光和欢颜，一定包括病痛和死亡。有读者曾问我：你先是当医生，每天见到的都是愁眉苦脸的病人，然后又当心理医生，来的人都向你倾倒苦水和垃圾，你怎么能够亲眼目睹无数死亡和灾变，而不晦暗和悲观，这如何做到呢？

我并非金刚不坏之体，也常悲痛欲绝痛不欲生。好在它们并不会长久地统辖我的全部身心，而是能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内消化崩解，让我重返温暖。生命和死亡，是我们人生的两个翅膀，只有都清楚思索过了，翅膀才算硬了，你才能飞翔。恍然大悟地发现原来死亡不过是人生的最后发展阶段，穿过之后，依然可以从容和达观，依然可以美丽和安详。

我在阿里 11 年，在那些没有暴风雪的晚上，会一动不动地仰望星空，因为太无聊了，没有报纸没有电视，甚至也不能聊天，因为所有的话都已经说完。那时我没有读过康德，不知道面对星空和面对内心，是人类最庄严的时刻，只是以一个年轻人的幼稚在想——最渺小的星星，也比一个人的生命要长久得多。人生有清晨，人生也是有夜的。夜晚过去了，就诞生黎明。黎明是我们的，夜晚也是我们的。无论白天还是夜晚，我们都期待安宁与尊严。

因为死亡横在路上，生才显得弥足珍贵。生固欢喜，死亦从容。善待生死，平缓离别。亲爱的读者们，我知道有一天我将如飞而去，与人间永诀。我对于病痛和死亡的思索，我对于死亡的慨叹，我对人的心理的探索，便都在我曾经写下的这些文字中。它们曾经帮助过我，让我逐渐达观安宁起来。我现在将一些有关医疗和心理治疗题材的小说聚拢在一起，和

读者们分享这些故事。

长篇小说部分加以浓缩凝练，为的是能够节省大家的时间和金钱。如果你翻阅后喜欢，可以找长篇小说的原文来读。如果你不喜欢，便就此打住，损失的时间和金钱也都比较局限。

感谢我的责任编辑和插图作者，感谢他们付出的智慧与时间，感谢他们创作性的劳动，让此书蓬筚生辉。

毕淑敏

2012年12月8日

目 录

001 白杨木鼻子	他故事 医者
011 冰雪篱笆	她故事 患者
017 术者	她故事 医者
029 紫色人形	TA 故事 患者
031 天衣无缝	她故事 患者
044 预约死亡	TA 故事 医患
102 阑尾刘	他故事 医者
111 生生不已	TA 故事 患者
154 最后一支西地兰	他故事 医者
203 女人之约	她故事 患者
228 教授的戒指	TA 故事 医患
251 梦坊	TA 故事 患者



白杨木鼻子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做过的手术不计其数。单是给病人切除的胃，就是俗称为“心口”的那个东西，足够装满一马车。给我印象最深刻的病例，是一个女人。正确地讲，是那个女人的鼻子。

那时候我刚从医学院毕业，潇洒而热情。眼睛除了观察教授的操作，还关照漂亮的女护士。

“小伙子，我想从教你怎样戴工作帽开始，指导你成为一名出色的医生。”教授的目光像双筒显微镜，无遮拦地瞄准我工作帽边探出的那缕黑发。

我的帽子略微有点歪斜，像一个快乐的水兵。教授残酷地剥夺了我的潇洒，从此不得不经典地把帽檐压得很低，以至于使人怀疑我还有没有眉毛。

一天深夜我值班，楼道里突然响起急骤的跑步声。

医院里是不可以随便跑的，尤其是深夜。

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有了极危重的病人。

急诊室里坐着一对男女。女人戴着大口罩，面目表情不清，端然坐着，双手顺在夹紧的两膝之中，脚尖恭顺地并在一处。那男人干瘪瘦削，眉头紧锁，嘴角翕动，两眼通红，像条被刮掉鳞的金鱼。

我的临床经验尚不十分丰富，一时竟分辨不出谁是病人。

“你……怎么了？”我朝他俩发问。

女人石像似的不动，男人小心翼翼地解女人的口罩，动作极轻柔。

我终于发觉了一点怪异：那口罩样式古怪，过于平坦……不……不是口罩的问题，口罩很正常，而是……

口罩终于解下来了。我于是犯了一个医生的大忌，不由自主地惊叫了一声——

啊！

口罩下是一个巨大的黑洞，向外冒着腾腾的白气，深不可测。

我竭力镇静住自己，才想起那被黑洞霸占了的地方，原来是长鼻子的部位。

没有鼻子的人面，是一种陌生的东西。平铺直叙到难以容忍。眼睛没有来由地同嘴靠得很近，两颊不可遏制地向黑洞滑去，只有失去血色的上唇，还像破败的灰墙狙击在黑洞的边缘。

它甚至不如骷髅好看。骷髅骨质洁白，简练和谐。眼眶、鼻准、口颊均为结构对称的洞穴，通畅练达，自成风格。

“这是用什么东西……搞的？”

我急切地想搞清凶器的性质。本想用“剜”或是“削”那种字眼，怕太刺激病人和她的家属，才临时调换为词意模糊的“搞”（护士在一旁紧张地登记，我已知道女人叫小茶，男人是她的丈夫老姜）。

“用刨刀，剃的。推木头的那种。”老姜用目光抚摸着创口，那里边缘清秀，想象得出凶器一定薄利如风。他回答得很清楚，用词也准确。

“是谁干的？”我怒火中烧，义愤填膺。这罪行太野蛮太凶残了。

不知何时，教授到了。他毫不客气地打断了我的问话：“要记住我们是医生，而不是法官。医生最重要的职责是挽救生命，修补人体。至于其他的事，自有其他的人去管。”

是的。我应该首先处理病人，可我不知道该干什么。我是个优等学生，可没有任何一本教科书上写过：鼻子被刨刀剃掉的病人该如何处置。也许我应该去读法医系，现在只有机械地服从教授的安排。

常规冲洗消毒，就像处理一颗虫牙被拔掉后的窟窿。小茶的脸庞在冰冷

的消毒液下凝然不动，波光粼粼带有樟脑气味的液体，轻柔地在凝脂般细腻的皮肤上漫过，使这张一马平川的人面，像收藏已久横遭破坏的蜡制品。

平心而论，只要躲开脸中部那个巨大的三角形洞穴，小茶的脸还是很美丽的。眼睛像黑杏仁一样，反射出无影灯众多的光斑，如没有月亮的晴朗的星空。嘴有一个极精美的轮廓，像一颗饱满的花生米。

我不禁升起好奇：原来属于这张美妙绝伦脸庞的鼻子，是什么样子的呢？

这时候想这种问题，似乎有点不伦不类。病人家属在一旁长吁短叹，我动作幅度稍大，小茶尚未反应，老姜就吸开凉气了。

“痛吗？”我问小茶。对这永远失去亲生鼻子的年轻女人，颇多恻隐，生恐自己弄痛了她。

“一点也不痛。那刨刃是新磨的，很利。嗖的一下，凉凉快快，像雨后的风。”

声音是从嘴和黑洞中一齐发出的，单调、刺耳、尖锐。没有鼻腔共鸣的声音，类似秋蝉或毒蛇的嘶鸣。

我感到沁人心脾的恐惧。不单因为这怪异的声音，更因为小茶脸上那似笑非笑的表情，她好像并不感到痛苦，甚或还有几分自豪。

伤口处理已毕。只要鼻腔切割根部不感染，生命便无妨。作为外科医生的职责，已告一段落。至于以后的事，那是整容医生的范畴。

看来，可以结束了。我用眼睛请示教授，发现他正在观察老姜的手。老姜的手虎口处生着厚厚的茧子，简直像那里多长了一块骨头。只有长年握持某种工具的匠人，才会这样积重难返。

“看来，咱们俩是同行喽。”教授对老姜说。老姜正充满怜爱地看着小茶，被这突然的问话吓了一跳，几乎是本能地点点头，又立即摇头。

“我哪能跟你比呢？您是修理人的，我是修理木头的。”

“你是个木匠。这么说，这件事就是你干的了？”教授压得很低的白帽子耸起一道粗重的棱。我知道，白布遮掩下的眉毛皱缩起来。

我想教授一定是被这张没有鼻子的女人脸唬得思维混乱。老姜一定得捶

胸顿足，因为不仅不可思议，而且近乎诬陷。退一万步讲，即令真系他所为，也断乎不会承认。

不想，我错得一败涂地。老姜很痛快地回答：“是我。”

也许我惊愕之色过于外露，老姜受了委屈，指着小茶：“你叫她说！不是我？”

“是哩是哩。你别看他这个样子，真是个好木匠。刨刃磨得最快。冬天若吃涮锅子，让他给刨羊肉片，薄得能透过书上的字。”

小茶的声音像急刹车时轮子与水泥路面的尖啸。

这一对男女！吃他们的涮羊肉，只怕自己的鼻子也会掉进火锅。

教授深长地叹了一口气：“你们之间发生过什么事，我没有兴趣。我只想问一下，用刨刃刨下的那个东西，还在吗？”他的眼内充满天真的渴望，像一个企盼压岁钱的孩子。

“在。在。”老姜忙不迭地回答，回头白了他年轻但已经不美丽的妻子一眼：“我说拿上，你说没用了。怎么样，还是我想得周到吧！”声音中流露出抑制不住的骄傲。

事情愈发变得令人瞠目结舌。老姜掏出一个很干净的手绢包，窝在手心，一层层打开。于是我看见一条鼻梁骨朝下的完整的人鼻子。

教授不动声色地翻看着，像在鉴别这条鼻子的真伪。我猜他也感到好奇。没有谁在这个角度观察过人人都有的鼻子。司空见惯的东西，仅仅换一个方位，就变得令人惊诧不已。它玲珑剔透，曲线优雅，就像一件小型乐器。

我们都围过来观看小茶的鼻子，包括她本人。

“我打算把它栽上去。”教授征询地望着我。

人有时候询问别人，并不是为了得到答案，只是要坚定信念。

这是一个玄妙而充满风险的主意。如果栽上去的鼻子感染，不但得像未成活的枯树一样拔出来，而且性命难保。

“没有鼻子，除了影响美观，妨碍并不太大。”我委婉地表示自己的意见。五官之中，除了耳廓，就数鼻子没用了。

“可人是一个整体，人应该是完美的……”教授注视着黑洞说。

“您老若是能给她把鼻子再接上去，我给您老打雕花的五斗柜……”老姜虔诚地央告，一眼瞥见我这个反对派：“给您也打一个……”

只有小茶没说话，仿佛这事与她毫无关系。

“准备器械。”教授简洁地对我下达命令，口气不容置疑。

我们通宵达旦地手术，细节我已记忆不清。我非常想看看那块使我们耗费了如此巨大精力的创刃，究竟是怎样狰狞而刻薄。一个愚蠢木匠举手之劳，害得我们付出百倍千倍的时间与汗水。教授的技术精巧娴熟，我想任何一个伟大的雕塑家都要甘拜下风。他面对的材料是模糊的血肉，他把所有的血管神经都接洽得天衣无缝。老姜在电光石火般一瞬中的破坏，终于被教授（当然也包括我）惨淡经营地修补起来。现在，只剩下最后一道工序了——将薄薄的表皮缝合到脸模上。我们碰到了几乎不可逾越的障碍，没有合宜的缝合线。小茶的皮肤极细腻洁白，所有的丝线都嫌太黑太粗。

“就这样吧。鼻子能长上去就很不错了，没有人挑剔黑和白。”我的白色手术服下扭动着僵硬如铁的腰颈，长时间俯身操作，即使在无影灯下，我看所有的线条也都成为重影。助手如此，担任主刀的教授，其疲累可想而知。

“如果是这样，她的鼻翼周围会遗有一圈密集的雀斑……不！只差这最后一层，我要完美……尽量完美……”教授喃喃自语。

他摘下自己压得很低的白帽子，露出光洁如月的秃顶，四周还残存着几根银丝般的白发。教授叉开五指，梳理他的白发，平均每个指缝不到一根。他很心痛地迟疑了一下，然后猛地一用劲，把白发拔下来，泡进消毒液。

现在，教授的头颅是大一统了，光可鉴人，显露出巨大的前额和高耸的枕部。在这两块隆起的头骨之下，是人类智慧最密集的脑叶。

泡在消毒液中的白发，蜿蜒伸展，像一条条闪光的小路。

小茶的鼻子被教授的白发，固定在她自己的脸上了。浑然一体，宛若天成。

任何天然的东西，终免不了瑕疵。小茶的鼻端有一粒小痣，其状如一只

小小的蚊虫。教授为她做了修正。小茶的鼻子，现在堪称人世间最杰出的鼻子了，造化之灵加鬼斧神工，精妙绝伦，无以复加。

我天天去看小茶的鼻子。它高贵优雅，浮出海面的一段象牙，闪着晶莹的光润。经过它共鸣过的小茶的声音，柔美动听。

小茶自然很高兴，时常把手掌挡在面前，无端地微笑。只有我知道，她手心里有一片小小的镜子。有时也会把镜片胡乱扔到松软的床上，显出莫名的忧郁。

认识小茶的人，都说她比以前更漂亮了。老姜的态度却令人莫名其妙起来。他非但不再提起雕花的五斗柜（当然我和教授都不会接受这种馈赠，但收不收同给不给是两个范畴），而且双眼不时露出凶狠的敌意。对小茶倒是很好。因为鼻子做手术，嘴的活动大受影响，老姜就给小茶包极小的饺子，喂给她吃。饺子只有拇指盖大小，令人想到他做木匠的手艺也一定精良。

这真是一对古怪的男女，我开始打听他们的身世。如果教授知道，一定会斥责我。他是只认病不认人的。我还没有老练到他那种程度，对病和对人同样感兴趣，更不用说拥有这样一只美丽鼻子的漂亮女人了。

事情简单到令人遗憾。好汉没好妻，赖汉娶仙女。不知是出于政治还是经济原因，年轻貌美的小茶嫁给了丑陋的老姜。姜木匠夜以继日地为人打家具，为小茶添置许多衣物，小茶却不愿为老姜添一个孩子。终于有一天，当老姜手提斧锯外出而归的时候，看到一个高大俊俏的小伙子，正在吻小茶鼻梁上的那颗痣，于是……

这故事远没有书本上舞台上缠绵悱恻，但因为活生生发生在眼前，我还是很关切它的结尾。

“为什么单要剃鼻子？在脸上划几刀不是也可以么？”有人问木匠。

我觉得这问话很卑鄙。小茶那张美妙绝伦的脸庞，若是被乱刀划破，纵是教授再巧夺天工，恐怕也难以完璧归赵，这不是唯恐天下不乱嘛！

“没有鼻子的女人，比老母猪还要丑。别人不要，我不嫌。家中就太平了。”姜木匠很憨厚地答道。

教授对这一切都不知晓，每天只是很认真地观察鼻子，好像那是他植下

的一株珍稀植物。鼻子很争气，长得结实挺拔，欣欣向荣。我想把小茶的病历整理成资料，投往医学杂志发表。这是外科史上一例罕见的鼻子再植成功病例。

教授摆摆手：“不忙。再看一段时间。医学追求完美，更追求长久。不是急功近利的事情。”

鼻子也像家用电器，有保修期吗？我悻悻然，又不得不服从。

小茶出院了。用极清亮极柔美的声音同我们说：“再见。”想起她入院时那毒蛇般的嘶鸣，你会觉得鼻子对于音色比对于美观要重要百倍。

老姜什么也没有说，头也不回地走在前面，好像怕小茶找不到回家的路。

小茶没有再来。连例行的追踪复查也没有来。有人说她的鼻子长得很好，同老姜也过得可以，只是还没有孩子。

我再次想把这病例报道出去，教授依旧不慌不忙：“要注意远期效果。我们一定要亲眼看一看病人的恢复情况，而不要匆忙下结论。”

随时留有充分的余地，也许是成熟医生和实习医生最大的区别。

看来只有哪天到小茶家去一趟了。我一定要看看刨刀，用手指试一下它的锋利程度。

这件事一直拖延着，教授很忙。

一天深夜我值班，楼道里突然响起急骤的跑步声。

医院里是不可以随便跑的，尤其是深夜。

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有了极危重的病人。

急诊室里坐着一对男女。女人戴着大口罩，面目表情不清，端然坐着，双手顺在夹紧的两膝之中，脚尖恭顺地并在一处。那男人干瘪瘦削，眉头紧皱，嘴角翕动，两眼通红，像条被刮掉鳞的金鱼。

这是小茶和老姜。

老姜很熟练地解开口罩。

我已经是见过一些世面的医生了，终于没让什么声音从嘴里发出来。

口罩下又是一个巨大的黑洞！

一切的一切，都依旧依旧。只是黑洞四周有线团样的白丝，随着呼出的气流，旗帜似的拂动。那是教授充作缝线的白发，依然晶莹雪亮，结实柔韧。

“还是用的那个东西吗？”我克制住心中的厌恶、恐惧和愤怒，不愿说出那凶器的名称，尽量平稳地问。

“是。还是上回用过的那种，我觉着挺好使。”老姜恭敬地回答我。知道医生需要了解详情，便努力周全。

小茶什么也没说，像凝固的蜡像。

我点点头，不再询问别的。现在的首要问题是救治病人。

教授到了。我明显地看出他踉跄了一下，然后倚靠在一旁，看我清洗伤口。

小茶的脸庞在冰冷的消毒液下凝然不动，波光粼粼带有樟脑气味的液体，轻柔地在凝脂般细腻的皮肤上漫过。老姜像自身受酷刑一般长吁短叹。每当我手势略重，他便不满地重重斜视我一眼。

伤口处理完毕，看来一切就这么结束了。教授突然按住我的手，犹豫不决地对老姜说：“那个……我说的是那个……还在吗？”

我从未见过学问精深德高望重的教授这般畏葸不前。他面色苍白，目光焦灼，双手微微发抖，急不可待又惊惶不安。

“带着哩，带着哩。”老姜显出先见之明的得意之色，从一块油污的纸里，摸出一团东西，伸到教授面前。

于是我看见了小茶那条光洁如玉的鼻子——只是它现在类似一个柿饼。也许叫肉饼更恰如其分。血肉模糊、狼藉一片。两个鼻孔蛮不讲理地重叠在一起，像火车失事后的钢轨。唯有教授白发的残根，依旧闪亮如银。头发是最不容易被吸收的物质，人体可以腐烂，头发却依然长存。

“这是什么？”教授茫然地扫视四周，希冀什么人能给他一个回答。他真的不认识这椭圆形污浊的物体。

“鼻子呀。小茶的鼻子。不信，您问小茶。”老姜耐心地解释，并找出证人。



再后来，听说她依旧戴着口罩，口罩布很白，天天都换洗。……春天叶子绿了的时候，走过小茶身边的人，会闻到白杨树的清香。